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案 校

楚文王寵申侯

出處 傳公七年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亡
評註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未有如楚文王明知申侯專利不厭力而猶寵愛之也

東坡全集 卷七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人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忌不蔽不忌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爲奸邪朕獨不覺其然是德宗之用杞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

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林甫之妬賢嫉能反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謂之人情不可也是知意在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受欺者其罪小欺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爲杞所欺耳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奸如見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用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

東坡志林 卷八
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爲大議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笑與哭也貌之不可並者憎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

鍾伯敬曰
二語有教

文明皇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也不見其姦而不怒者惡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姦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知其姦而尚愛之是爲惡所持其力既堅雖良知不能奪也吾故論發

持一作特
者恐非

之以為善惡淺深驗

釋義郭公惡惡齊威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為其善善惡惡公曰若子所言乃賢君也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所以亡也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出處

傳公七年盟于甯毋謀鄭故也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

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父子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三者奸莫大焉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評註人之為善無待於外今管仲諫齊威有待於外然後不敢為不善也何其不知本耶待字是一篇血脉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名

生焉心之與道豈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古之學者為己非以入不足為也通天下無非己不見有入之可為也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未有由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民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止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作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之為善既無本

王聖俞曰
淵微

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烏可恃耶管仲諫威公之受子華曰諸侯之會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不為惡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不導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死制內也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諫若威公好利之心勝則仲之

楊用修曰
此一轉百
尺竿頭掉
出秘旨

詭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死制內邪非然也聖人之心萬物皆備不見其為外也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孟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知哉

唐荆川曰莊子逍遙遊曰此猶有待者也齊物論曰吾有待而然者也此篇以待字立說實從此脫化

葵丘之會

出處

僖公九年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干下以貽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諸侯盟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評註

以期字立說與前篇待字相類謂治以有期而成亦以有期而害威公本期于伯至葵丘之盟而所期遂矣故其心滿足而寢以衰焉期字是一篇血脉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

王濟之曰
鋪敘贍博

於霸強期於強不有以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

而止於強霸而止於霸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未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威公拔管仲於縲囚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

鍾伯敬曰
寫伯者得
意光景如
畫

興夜寐，淅厲奮發以起。吾君之所期，至於葵丘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幙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舄，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威公降，凡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之音，鏘如也。隆寵榮光，焜燿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

王元美曰
至此方序
期滿之高
文字有次
第

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威公，而威公九合之盟，葵丘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于今不衰。嗚呼！威公素所自期者，及葵丘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穫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威公之功業，葵丘未會

東坡博議 卷七
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威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威公所自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威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兩暴而沼溢酒暴而卮翻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

袁中郎曰
東萊文字
俞汝璣終
表雅

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憂乎千釀之醴威公素不以霸自期則下視霸功亦蚊虻之過前耳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汲汲何爲者耶

衛侯遜位激民

出處 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定公八年晉侯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侯者涉沱成何曰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執涉沱按衛君之手及腕衛侯怒欲叛晉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評註 衛之賢者避位激民而能滅邢叛晉者以君臣之機一有感觸則不可禦

○按衛人上當有我能盟之四字

也故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然也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邪兄弟之愛天也鬪鬪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豈薄忿細怨所能遇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藩之封繫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

焦澹園曰談理真切

觸焉其機立應掣其梏決其藩固有破百年之
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唐之代德何如君也昏
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
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
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真機既生森不可禦
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橫歛向日之
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
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一君於
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已若此

況其機素明者邪衛國之君兩用此機文公以
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
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
於後而終能叛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已於
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豈
素拊循其民者邪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爲
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
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入狄侵晉侮
非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

楊用修曰
天人二字
正王伯之
分

其事甚已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邪以入蔽天猶可也以入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尚存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入本原汨亂吾不知其何時而能去也

釋義 陝郊奉天代宗以吐藩入寇出奔陝州德宗以朱泚之亂出幸奉天

梁亡

出處 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

溝公官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評註 謂天理常在入欲中如梁伯之好土功罷民不從乃虛張外寇以脅之蓋其心自不以爲是也欲心方熾而嫌心遽生是豈非天理之真在乎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而窺天理之真在哉至於居橫逆淫諛之中天理間發

孫月峰曰
只一旬便
釋定題要

其一作真

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人皆知
紂之託辭也然天之一言胡爲而忽出於紂之
口哉無適而無道人皆知跖之託辭也然道之
一言胡爲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
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是
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忘歟梁伯溺於土功罔
民致寇自速滅亡罪固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
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爲梁伯之詐心
吾獨以爲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

汪伯玉曰
機辨迭宕

歸之義歸之禮智信未有敢以詐爲良心者也
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
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爲是乎其自以
爲非乎如自以爲是必不待罔民以某寇將至
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以爲
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脇之耳嗜版
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
正也許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以是知天理
常在人心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欲心方熾而慊心

鍾伯敬曰
得循循誘
入意

唐荆川曰
文有理趣
而語句灑
脫

遽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
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
武之路也使聖人迎其善端推而大之沛然若
決江河莫之能禦柰何一慊方生而遽繼以詐
自起自化良心安得而獨勝乎是知與生俱生
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有
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
繼而君子小人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
憂良心之不繼

用人祀神

出處 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
于坎睢之社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
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
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
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
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
必悔之

評註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幽明物我本同
一體宋襄季孫楚靈之徒不知此理
視幽明物我為有間於是便已而媚神
媚神而殺人淪於殘忍暴虐之為也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焉得

王元美曰
不說發意

立論但曰
有間無間
字字從性
命上得來

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
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
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
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為慘舒休
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盈虛予奪是非損益
之理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
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
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
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

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
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
合幽明不合而有入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
有入與已之間焉遂以為苟便於身何耻乎媚
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入以妄傳妄以為傳偽
然後淫誣妖誕之說興然後君蒿悽愴之妖作
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黷塗剗剔之亂生
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
不忍為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狼逆之性也私已

鍾伯敬曰
以通塞申
論其間更
致精透

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又
從而譏之曷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
之理有通有塞其通邪八方之外六合之內幽
明物我不見其間孰非吾仁其塞邪雖汲汲以
愛入利物為念然毫芒之差藩籬限焉發於其
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
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奔電走
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
以祭祀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

孫月峰曰
淵微之極

輩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
也是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去暴者不于
其暴于其塞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終

東萊博議

卷七

七

東萊博議 卷八 十一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案 校

宋人圍曹

出處 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
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而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
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評註 謂王道本無速成之效春秋以來伯
者始以僥倖而收旦夕之功宋襄公
厭王道之遲鈍而欲竊效焉故子魚舉
文主之事以諫而能止其伐曹之師也

東萊博議

卷八

十一

唐荆川曰
何等雋秀
喻王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
食食焉而繭繭焉而織織焉而織歷數月而後
得帛凡蚕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
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獲歷一歲而後得粟凡
農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身脩而後家
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階一級
豈可妄躡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
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蚕婦
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

孫月峰曰
一本題只
一句
又曰文勢
縱橫極矣
然觀其步
驟却又按
擊而馳

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
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競收富彊之
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
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
也儒者之論曰蚕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不
以蚕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
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
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
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梃小人心哉盍

丘瓊山曰
觀此則王
伯之分不
啻天淵矣
言高論千
古不廢

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蚕
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
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
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凍
於家而餒於塗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
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存
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廢其
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
遺人之類滅久矣雖有欲速之心何所用哉然

鍾伯敬
臨去又
轉有餘
盡無所
涉

則後世共詆薄以為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
生者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
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鏹而戴
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其中必有所恃也
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

隨叛楚

出處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
日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
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
評註指出左氏不量力一語以立論謂隨
禁楚之吞隨是則量力自保豈能
語反所以墮天下之力也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彊憂我之愚而不
憂敵之智弱者彊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
彊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
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彊而未嘗一日憂我

之弱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
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而與楚成子
文抗其彊弱愚智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乃
不自量其力怒臂當輻以蹈禍敗左氏以不量
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
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左氏之
意以謂楚雖彊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
自知力不如楚其處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
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已而不由人也

鹿門曰
極佳

王元美曰
音愷切

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乎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

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已也極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亦已也敗者已也極其敗則為桀紂幽厲者亦已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足畏哉左氏謂畏楚為量力不知適所墮人之力也古人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

所一作以

鍾伯敬曰
若孟子
強為善而
已則兩盡
之矣

敢輕動焉所憂固在於已而不在於人也養已
充為已成脩已備有所不動動無敵矣苟以齷
齷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
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墮天下之力者非量力
之論歟

宋公楚人戰于泓

出處 傳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
鮮濟○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
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
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曰禍其
在此乎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
年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
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
既成列楚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
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
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馘焉國人皆出公曰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
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
魚曰君未知戰云云○二十
三年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東坡傳義

評註 謂宋襄之愚尚不能料目前之事况能知帝王之兵乎論者謂宋襄以帝王之兵取敗豈不過哉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帝王之兵為不可信果哉說之遽也宋襄公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彊今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彊楚之君於

公一作君
楊用修曰
攻擊舒徐
有度

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威之霸宋襄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威孰愈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愈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見執幾不免虎口僅而縱釋曾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若藏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

于濟之曰
數語破盡
迂腐之障

今事之踈即可見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贖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

從當作徒

推一作推

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豪髮貸其所見者惟弗逐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城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

聖命曰
抑揚得體

一無之字

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諫宋襄之辭發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焦澹園曰學文王不與宋襄而與子魚所謂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深得脫胎換骨之法不待辨論而公羊之說自屈尤見筆力之高也

魯饑而不害

出處 傳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比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聚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比何為夫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評註 左氏意謂旱在天備在人不能外天而天也臧文仲所以諫備公所以從旱備所以修無往而非天也而謂人事之修無預於天可乎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之論天者何其小邪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

東坡詩話 卷八
之所能爲吾知崇吾德脩吾政而已彼蒼蒼者
吾烏知之哉以湯之時而天旱天與湯未嘗相
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天稔天
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
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
相預邪自世俗之說行人始離而不合矣魯
僖遇旱而欲焚巫尪其陋已甚賴從文仲之諫亟
脩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考左氏所載殆未免
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

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
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爲也不害
者人之所爲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
之天耳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
背徒爲紛紛實未嘗有出於天之外者也順中
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果何適而
非天耶左氏謂修旱備無預於天抑不知文仲
之諫自何而發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脩
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

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脩即天道之脩也無動
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為太息邪善觀天
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
公其天固嘗蔽也及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
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始信周公之勤勞
是成王宵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
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邪
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
公太公之為知也

成風請封須句

出處 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顯史風姓
也實可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成須
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
若封須句是崇禘
齊而修祀也
評註 謂文武之澤入人之深雖成風以
女子而發言不捨周室禮曰周禮禍
曰周禍周禮之說人或知之邾人成須句
不曰須句之禍不曰魯之禍而曰周禍春
秋之時知此說者
成風一人而已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
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

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嚮望懷想而不能自已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

茅鹿門曰
括出者皆
與名教攸
關東萊固
有切于聖
學矣

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誥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

之說如仲孫湫韓宣子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異政殊俗各私其私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也曰天禍鄭國者鄭人自言也未聞在鄭而言周禍也成風請救須句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庶幾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言周何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

鍾伯敬曰不作別解只就周字播弄句拙而味長

○蓋一復蓋

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以是知周之所以盛君子蓋為之歎息焉

釋義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昭公二年韓宣子曰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辛有周木夫

秦晉遷陸渾之戎

出處信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王也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評註戎之事於百年之前可謂知幾矣然

當被髮野祭之時其地雖華而人則夷矣豈待陸渾既遷而後為夷哉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幽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

薛方山曰字字詳確

凌季默曰絕不作末離膏淺語所以為妙

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視夷狄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墮壞何至遽淪於夷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太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

得不為陸渾之遷哉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既為夷俗戎狄自至辛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間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默而趨之潛而驅之蓋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而來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

楊用修曰
又推進一
步其見東
萊識九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為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應時戎狄彼彼髮野祭之時固已為戎矣待百年而始為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為戎久矣豈待氐毳其服穹廬其居侏儻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北海之濱未嘗敗蘇武之漢也彼承乾未離唐宮而已突厥矣天下之可天者莫天於心之夷狄而

袁中郎曰
好證左
又日結語
蘭炭峻厲

要荒之夷狄次之

釋義晉帝納款晉高祖石敬瑭求援于契丹以敗唐兵遂約為父子

承乾唐太宗立承乾為太子承乾使宮奴數十百人皆音聲學胡舞椎髻剪練為舞衣又選貌類胡者披以羊裘辨髮設穹廬自居承乾身作可汗云

子圉逃歸

出處僖公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

君之使婢子侍執市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評註責嬴自為苟免之計而不為子圉忠謀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隣謀於隣者不若謀於家非遠愚而近智者愛淺者其慮畧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問焉而不對叩然而不應者則有之矣家人婦子則

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款惻怛徃徃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愚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忍邪異哉羸氏之於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圉逃秦而歸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

王元美曰
駭僥倖情

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害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義不足以全子圉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羸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一磔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况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邪使羸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恤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

鍾伯敬曰
語不獨
用意妙
字氣味亦
在左國之
上
又曰嬴氏
折差者二
破也縱亦
圍逃歸亦
未為不是

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茂棄幽邑若二十國
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使賤妾得
待巾櫛子介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
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言則子圍憚嬴氏之
告必不敢興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
至為子圍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
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果
知出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
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

孫月峰曰
秀色可餐

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譏一舉而數利得使嬴
氏少致思焉則何憚而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
於情之踈情之踈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
雲薄則無甘霖鍾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
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
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圍逃秦之時哉

呂東萊先生左氏傳議卷之八終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宋 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案 校

魯異邾不設備

出處 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齊有毒而况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賈懸諸魚門。
評註 僖公為居所移上視大國，則畏下視小國，則驕以驕心而待邾，故不設備而取敗也。

鍾伯敬曰
造語新而
古

大勝小疆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
未交兵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而僖公卑邾
不設備卒以取敗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
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
僖公之為君納莒拏之俘受葛盧之朝蹇然軒
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蔡
丘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衆
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
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邪殆非專僖公

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歸
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
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
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
魚門之辱歟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
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原也僖公受病之原安
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
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
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亦魯也

僖公不以已為已而以魯為已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為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其有瘳乎

汪伯玉曰 議論能

○能一作與

成得臣卻獻子

出處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宣公十七年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克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老而卻獻子

豸解也

政為 評註 人之忿慾無涯國之權位有限先王以權位為忿慾之巨防也今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得臣之慾范武子授晉國之政以逞卻克之忿是授以資而成其惡

念慾二字斷一事甚的當不可移易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或者曰饑止於食渴止於飲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嗚呼為是說者是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祇益其熾也夫薪者火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之興局於無權無

凌季默曰先立正義後面反覆辨駁又有格勢

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駐手將舉而礙有谿壑貪淋之慾鬱勃炮燔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回則自趨於善矣天下之馳驚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寤於無資志衰力怠道窮塗絕俵俵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閉忿慾之巨防也歟惜乎先王以是為忿慾之防後世乃以是為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

唐荆川曰
此南華所謂以人國為權借者也

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其慾晉卻克既辱於齊范武子授卻克以政使逞其忿噫令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忿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之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晉之行人見辱者多矣解揚之見執於宋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如與卻克並發於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西逐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慾適

○竊字一本誤分作安單二字

袁中郎曰
合止之為功者大都不出三省

以滋其慾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使得臣之慾與位俱長嗜勝不止迄至城濮之敗使卻克之忿與位俱長狙鞏之勝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卻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不能救人之忿慾則已矣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雖然武子猶未足責也彼子文靖國之語一何悖耶凡人爵不足以酬功慊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言何

斯言一出
一作斯世
一言者誤
韓起譏章
子羊吾胥
字叔向昭
公五年晉
韓宣子如
楚送安叔
向為不楚
子曰晉焉
仇敵也若
吾以韓起
為閻以羊
舌麻為司
官足以厚
爵

槩以盜賊小人待天下邪斯言一出人臣之立
大功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
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問能否使播其惡于
民是功者身之賊也既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
賞之地而姦謀始出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
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
功業自奮邪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釋義解揚宣公十五年楚子困宋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鄭人因而獻諸楚

晉懷公殺狐突

出處信公二十三年懷公命無從亡人下人
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之子毛
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
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
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卜偃曰民不
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矣
評註謂諸臣之從重耳者艱難困辱如彼
而不從已足已之德不足以致人可乎
公不能以人觀已而殺人以逞其可乎
明於觀人暗於觀已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
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

此一篇主
意

舉其身甚矣已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已觀已之
難而不知以人觀已之易因人之善見已之惡
因人之惡見已之善觀孰切于此者乎晉懷公
不知已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已殆未嘗
以人而觀已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
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
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
有不堪其辱者矣風羈雨綫過都歷邑人有所
不堪其勞者矣使其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

孫月峰曰
一何掉轉
文法靈快
極甚

又曰亦麗
亦鍊

歡迎姻族畢至擊鮮醢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
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先生徒
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
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
人觀已乎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
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
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
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反曰樂
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嗜

丘瓊山曰
能作如是
觀雖愚必
明矣

一本誤脫其棄榮十
八字

嘔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危也况吾以晉國之大而增脩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也德之休

一本誤脫道德之榮
十二字

哀中即曰
結語悠然
有餘韻

明桂海冰夫荒區絕域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之福也懷公肆其福心不知反已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讐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老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讐思欲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賦詩

鄭一作戴

出處

凡數十條皆左傳所載賦詩之事今以文多不復錄

評註

謂詩出於人心之天機非可以義例訓詁而求此人心之全經也春秋君臣因事賦詩斷章取義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可謂善用詩者矣此篇發明有理趣蓋深得詩中之意味矣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殘簡呻吟諷誦越宿已有遺忘至於塗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廢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

正字下三有矣字

相會油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入况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惟吾迫而求之則隨得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乃用力之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力之害惟知力之不足待盡黜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書儀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理也

王艾恪曰
孔子以言而蔽言
百正此意也

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勢則離析彫績，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之間，鳥鳴於春，虫鳴於秋，而匹夫匹婦，懽悲勞佚，喜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賴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將擊

若鹿門曰
讀此覺從前註疏俱可廢

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一吟一諷，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蓋嘗觀春秋之賦詩，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異於牝牡。元黃之外，斷章取義，可以

○元黃一作驪黃

五際前漢
賈奉傳註
有五際註
引詩內傳
曰卯酉午
未戌也陰
陽際會之
歲也
專門傳者
各守其師
之說

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者蓋如此火于秦雜於漢別之以齊魯汨之以讖諱亂之以五際狹之以專門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豈復有詩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釋義齊魯仲尼既歿詩分為四申公為魯詩轅固為齊詩燕韓生為韓詩毛公為毛詩各行于世
讖諱漢五經皆有緯書雜言圖讖之事

禮至衛本
夫

衛禮至為銘

出處 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一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評註 謂禮至行詐以滅同姓其惡大矣然載於左氏之傳而不泯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未必真可待也一得其託不銷

泐音勒破
裂也

汪伯玉曰
妙喻遠
爽曰快心

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乎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邪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戕人而滅之國恬不知耻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

言中即曰
若君有致

專當作傳

敦音對禮
器也

禮至之惡
本信孔聖
之惡而曰

孔聖禮至
字者大誤

忘一作忘
者非矣

而遺臭萬年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專不因金石而遠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邪鐘邪敦邪鄒邪而已滅已沒化為飛塵蕩為大虛無絲髮之存矣器物不存則銘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初不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已邪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

王文恪曰
立議大有
功子春秋
非空言也

孫月峰曰
不刻骨
髓不也

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筆門圭竇之間而
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遇伯樂者駑
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
至之不幸是舉衛國之嘲哂不如左氏一字之
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代之汗顏泚頰然至曷
嘗自以為辱哉想其顯書深刻之時未必不願
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為榮其無愧而不知恥蓋
不足多責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
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

茅鹿門曰
此二轉已
不勝淋漓
感慨未再
一轉悽已
惻已幾于
哭矣

作史者亦從而咨美頌嘆之以誇示來世甚矣
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二禮至人固已指
為異物特書之以為笑端孰知後世為禮至者
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
亦禮至之徒邪甚矣風俗之日薄矣

周與晉陽樊温攢茅之田

出處傳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
而有二主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
原攢茅之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
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
信何以庇之退三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
於寺人勃鞞對曰晉趙襄以壺飧從徑餒
而使處原

評註謂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未有身不
德之薄乃形勢之弱固為妄論而襄王不
許晉文之請隧寧割地以與之意謂可恃
者在德而不在形勢則是不能守身而徒
欲守氣無是理也此篇議論精當可以破

在德不在
險之說

言周秦之彊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蓋始於婁
敬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為有德易以
興無德易以亡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
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
弱也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
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晉獨謂敬所見者
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之
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

務用修日
立論必推
其原勸理
必求其至
所以與俗
見迥別

○都上一有
故字

豐乃周之都如敬所謂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邪迨至平王東遷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疆是秦非能自疆也得周之形勢而疆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猶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之於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邪是天下形勢之疆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邪敬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益謬形勢與德夫豈二物邪形勢

王聖俞曰
論形勢合
德深見帝
王之失位
未可為腐
儒道也

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有特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特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周豐鎬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隆其德而殺其形勢烏得為王者之道邪陋矣哉敬之論也是論也非特敬為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一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茅鹿門曰此辯明甚

與之陽樊濕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假入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疆國之怒邪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一烏在其能守王章邪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守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搶岐

鍾伯故曰寫得可憐

原魯原意魯子也

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邪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界鄭明日割酒泉界號文武境土歲朘月耗至襄王之時鄰於亡矣又頻捐數邑於晉時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魯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堙替至此見之者皆為之惻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魯之室其亦不仁甚矣晉文獨非周之苗裔邪坐視宗國

唐荆川曰
補此一段
方周到無
遺議

議論垂
折衷仲尼
文字洋洋
可驚可愕
且一難一
解語不費
而意自析
真大手筆

之危蹙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惑孰
不可忍議者反屑屑然論其伐原之信問守之
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於
衛賞之繁纓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隧之於
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輕邑適合夫子之
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
居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于奚內臣也雖多與
之邑猶衛地也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
版矣是不同

